

張其昀對國防教育的卓見宏識

● 陳青田

(中國文化大學軍訓室中校教官、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所博士) (彩色圖照刊封底裡)

士不可以不弘毅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學生曾子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一語來界定讀書人不可少的修為與品格，言簡意賅地為後世讀書人樹起安生立命百世不移的標準。

所謂「弘毅」，從字義上看，似乎不外恢宏的氣度、遠大的見識、高尚的道德、不變的執著、冰雪的節操、仁厚的胸襟、無畏的風骨與悲憫的情懷。一個讀書人，若能兼備這幾種涵養，論從政，小當可以興利除弊，造福民生，大則可以調和鼎鼐，安

邦定國；論治學，自可格物致知，繼絕立說，為百世師，為天下法；如領軍，必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逐寇殲賊，捍衛家邦；而為人，更可以做

到明察是非，守己守分，不依不欺，或為四鄰服務，或不求聞達，獨善其身。

浙江鄞縣宿學張其昀(字曉峰)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鑽研，皓首窮經，力求止於至善，或以春風化雨，傳道、授業、解惑，作育英才。或主持教育大政，鼎新勤故，樹德樹人。或勇赴國難，明恥教戰、激勵人心，喚起國魂，提倡心防，鞏固國防，無

不殫精竭慮，為人所不能為，亦為人所未知為。衡諸曾子所述的士格，確無負於讀書的行誼與天職。

張曉峰早歲就讀於國立中央大學前身之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在校勤習國內外地理學科，畢業後感於祖國山河碎裂，眾多國民不知祖先創業艱難，於服務上海商務印書館期間，曾經精心策劃編著印行中等學校地理教科書多冊，以生動、活潑、趣味與故事為前提，將地理與人文素材融為一體，圖文並茂，獨樹一格展現出中國河山的秀麗，物產的富饒與歷史文化的優美，受到全國中學生的熱烈歡迎，

對促進民族情感交流，提升青少年愛國意識產生了積極的激勵效應，無形中，為後來全國人民熱血沸騰投入抗日聖戰預作精神動員，厚積了有生力量。

東漢末年，諸葛亮聯吳抗曹，在江東會見孫權手下謀士談起為將之道時，曾經以「為將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是庸才也」的說辭，譏誚周瑜等輩的無能。張曉峰智正孔明，深知全國軍民對地理環境能有深刻的了解，就會格外珍惜祖先的遺產，加倍愛護自己的國家，有了這樣的共識，就可以築起一座鐵血的國防長城，拒強敵於境外。

遠涉邊疆 察微知著

民國二十年六至八月間，張曉峰執教於中央大學，曾經率領學生多人，不避溽暑，從上海乘船沿海路到東北，以南滿為中心，東至安東鳳城，北至長春，對東北的河山形勢，展開

五十餘日的深入考察。當時正是「九一八」事變前夕，他已清楚地洞悉日寇謀我日亟，中華民族與外來強敵的生死決戰已勢不可免，所以在所經的途中，一一地記下了東北地形、地物、地質、物產與民情特徵，回到南京後，有系統的加以分析整理成冊，是後來國人研究東北問題與中、日、俄之邊關係極其重要的參考資料。

山巒起伏、礦藏豐富、沙塵滾滾、牧馬奔馳，內控中原外接悍鄰的西北，是我國陸上的門戶，也是我國國防的前線，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的關鍵都繫在這個地方。

清代名臣林則徐於道光年間，公元一八八四年，因虎門焚燬英商鴉片案遭到清廷流戍伊犁時，曾經依據實地的觀察，撰成「俄羅斯國紀要」一書，其中對野心勃勃蓄志南侵的俄羅斯，特別發過「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警訊，他說：「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

精研史學對歷代來自北疆的邊患有著刻骨銘心悲痛的張曉峰，當然是非常同意林則徐這位先賢識見的。他經由歷史的教訓，更加堅定地認識到，如果沒有安定而又進步的西北，就不會有強固安全的國防，沒有強固安全的國防，任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大政方策，也就無法落實與完成。

如何安定西北，又如何強固國防？張曉峰認為只有了解西北，開發西北，建設西北。透過便捷綿延的陸空交通網線，將西北、西南、東北、中原與東南沿海各族的親情、友情、風情緊密地連串起來，合成一個互有無、相親相愛、共繁榮而又能夠共憂患的大家庭，而不再因於古人「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淒寂。

為了增進對西北地區的了解，並為建設新國防未雨綢繆，民國二十三年九月至翌年八月，他以將近一年的時程，偕同門生多人，從首都南京出發，經洛陽，蘭州循河西走廊出敦煌

直上蒙古高原，最後抵達新疆與外蒙軍事要衝百靈廟，憑弔前輩英烈北逐胡虜的古戰場，切實了解邊塞關隘對現代國防的重要性。

隨後，他們師生一行，復如唐僧取經，相繼苦行，跨過秦嶺山脈南至漢中，通越川、康邊境深入青海草原，考察西北與西南山川交會的險要，以文字與要圖相互烘托撰成「西北旅行記」八篇文章，發表於「國風」月刊，為軍需民用與國防教育提供了實用的資訊。

兩年後，「七、七」事變爆發，抗戰軍興，中樞西遷重慶，並作轉進西北以應戰局驟變的準備，張曉峰師生考察西北紀事，為軍、政部門設謀定策特為不可多得的文獻，旋因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寇漸成強弩之末，無力西犯，中樞原訂經營西北大後方用於持久抗戰的計劃，也就藏於錦囊，備而未用。但張曉峰讀書報國的事蹟與衷忱，卻由此長留史冊。

人道國防 生命無價

明末清初大儒顧亭林，當國族衰微中原易主後，聚徒講學於「東林書院」，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自我期許，來表達知識分子居末世仍不忘於憫蒼生的情懷。典型風骨，讓後人仰慕不已。張曉峰遭逢外侮日亟內患迭起的年代，憂國憂民之痛，比起顧亭林似不稍遜。

「九一八」之後，日寇氣燄更加猖狂，不到兩年，先後攻據山海關、犯熱河、進逼華北，國勢日益殆危。張曉峰為喚起國人愛國意識，獻身國防，共禦強敵，利用課外時間，精心撰成一篇三萬多字題為「國防叢談」的長文，分期刊出於「中央時事周刊」，受到軍、政與學術界廣泛重視。在這篇長文中，他首倡「人道國防」，強調生命無價，「暴虎憑河」般的犧牲不值得鼓勵，他說：「真正的國防不是死的國防，而是活的國防

。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至少『養生』比『送死』更為重要。」他認為只是教士兵到前線去衝鋒拚命，使暴骨於黃沙，作不必要的犧牲，這是最殘忍不道德的事。這種尊重生命的主張，是相當進步的，相形之下，所謂「不成功，便成仁」的軍事教育顯然是需要商榷的。

有關國防的要義，他表示，國人應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就是國防是大家的事，並不含有什麼神秘的意味，只要全國同胞人人熱愛自己的國家，服膺立國宗旨，認定建國目標，同心合力，奮勇以赴，切實做到政治清明、人心團結、社會和諧、百業興盛，讓外國人看在眼裏，存敬畏之心，不敢低估我國抗敵守土的意志與潛力，從而抑止侵犯我國領土的惡念，這就是國防的目的。兵聖孫子有言：「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這也是張曉峰自立自強振興國防教育的理念。

廿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有些一知半解互拾牙慧卻自詡為國防問題專家的人，曾經以「守勢國防」一說示

人，單純的以為國防大計別無良圖，只要做些防禦上的準備，就可以高枕無憂不怕敵人入侵了。這種見解，為學嚴謹謀事慎微的張曉峰，是深度不以為然的。他在『國防叢談』一文中，很直率地駁斥「守勢國防」思維的荒謬，有誤導國民國防意識為國家安全埋下危亡基因的疑慮。

「天下豈有不能攻而能守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這種質詢。隨後，他又進一步分析，認為「守勢國防」最不可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有事，國防要務處處都會陷於被動，舉止進退皆要受制於敵人的行動而有所部署與轉移，完全會失去制敵機先的優勢。這樣一來，民眾將無所適從，士卒必疲於奔命，以如此狼狽之師，要想殲來犯之敵於陣前，達成國防目的，談何容易！

四心三力 充實武備

認識了「守勢國防」理論的不足，張曉峰提綱挈領地指出，國防不是軍人的國防，而是全民的國防；不是送死的國防，而是養生的國防；不是守勢的國防，而是攻勢的國防；也不僅要注重有形的國防，尤其要注重無形的國防。為了達成國防的目的，他提出了堅實國防的四個要素，那就是：一、朝氣蓬勃的民心。二、日新月異的學力。三、聚全國精華而成的府庫。四、竭全國才智而成的統帥。

論民心，他認為國民對於國防必須具有強烈的自衛心、自尊心、自負心、自信心。

所謂自衛心，就是物質上須有可攻可守的武備，精神上須有全面動員捍衛國土的決心。物質條件與精神力量合而為一築成新的國防長城，拒外侮於境外。

所謂自負心，就是人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國防線上，人人都是勇士，都是英雄，都是衛青、霍去病、諸葛亮、郭子儀。大敵當前，沒有人願做逃兵，眾志成城，國防怎能不固？國家怎能不強？

所謂自衛心，就是物質上須有可攻可守的武備，精神上須有全面動員捍衛國土的決心。物質條件與精神力

所謂自衛心，就是團結各民族面

所謂自信心，這可以從經驗法則的層面來求得準確的答案，歷史上，中國曾經不止一次遭逢外敵入侵的變亂，甚至河山變色失去了政權。但到後來卻都能夠由剝而復，由亂入治，重振華夏威儀。這主要原因，就在於炎黃子孫對民族文化和自己有信心，確信侵略必敗，暴政必亡，正義必戰勝邪惡。有了堅忍圖成的自信心，就產生了不屈的意志和力量，這種完全出於自覺的意志和力量，用於生存發

展與強固國防，都會激發相乘的效應，所向披靡，沛然莫之能禦。

論學力，張曉峰著意地列舉出「發明力、發現力、構造力、活動力」為學力的四大要素。他認為現代戰爭不僅是兵員的戰爭，更是科技的決鬥。戰爭的工具，不在武器的本身。而完全在於製造武器的科技與工業，固而如何發展教育事業，積極培養人才，致力於尖端知識的探討、獎勵發明、創新科技、提升工業生產水準，為強勢國防創造條件。也就成為國人研究國防問題的首要課題。高瞻遠矚的張曉峰，於距今七十年前，就已經為今天的國防要務繪下藍圖，而且是舉世強國競相爭逐的力點，哲人遠謀，不得不令人追思歎服！

張曉峰精研地學，熟諳地略，多次深入邊疆，對我國地質變遷與礦藏了解獨多，他確認國人如何發現深藏地下的礦產並作有效的開採和利用，是促進國家現代化與強固國防的當務

之急，所以他特別強調國人對新事物新知識的「發現力」快不快，敏不敏銳，關係國防安危至為重要。

有了好的「發明」與「發現」之後，就必須與實用密切結合，才能發揮功效產生力量，所以他剴切地提示國人不可忽視「構造力」的重要性。比如說，有人發明了新的武器，就須要大量投產交給軍人使用，方可制敵，達成保國衛民的目的；有人發現鐵礦，就得有能力開採精煉成鋼，製造出精密的機具，用於工業生產，這樣，才能壯大國防的實力，兼供民生的需求。

新的武器發明了，製造出成品來了；鐵礦發現了，開採了，冶煉出精鋼製造出精密的機具來了，但如果把這些東西都放在倉庫裏，或是交到不懂使用方法的人手裏，卻依舊是一堆廢鐵，根本發揮不出它的性能，所以張曉峰才會強調必須有嫻熟而又精準的「活動力」相配合，才能擴大「發

明力、發現力、構造力」集體化功能，他舉了個例子說，在戰場上，雖然有了性能優良的槍炮，但如果士兵素質太低，使用不當，不但打不中敵人的要害，反而會白白地浪費彈藥，空耗國力，所以他呼籲國人在和平時期就要完善戰時的「活動力」，集合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傾集體智慧共同研發新的武器與使用技巧，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知己知彼 可攻可守

論府庫，張曉峰認為大凡學理上的發明，必須讓它在經濟上有應用的價值，然後，透過經濟力的組合移用於國防，方可產生效益。換句話說，戰場廝殺打的雖然是武力拚搏的戰爭，但實質上，打的卻是不折不扣的「府庫戰」。所謂「府庫戰」，就是交戰雙方在競賽能夠動員到的一切有生力量的多寡與強弱，以定優勝劣敗

。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軍需民用的資源，也就是財力。張曉峰舉歐戰為例，他說，協約國能夠擊敗德國，就是因為英、美比德國有格外雄厚的財力。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能夠先後打敗德國和日本，正是因為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充盈的府庫。

百多年來的中國，積貧已久，積弱尤深，如何致力於國富、國庫、戰費與戰債的研究，由貧轉富，從虧到盈，有效的籌措，精準的支付，遠在抗日戰爭以前，張曉峰就已經大聲疾呼，引為國防的急務。

在『國防叢談』一文中，張曉峰所列舉的國防四項要素，除了已如上述的「民心、學力、府庫」以外，最後一項就是「統帥」了。他指出，一個國家的最高軍事首長是否得人，對各級軍官和士兵品質的優劣與作戰能力的強弱，甚至與國家的榮譽皆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所謂「強將手下無弱

兵」，「上樑不正下樑歪」，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那末，作為一個最高軍事首長到底要具備那些條件呢？張曉峰認為「智、仁、勇」三達德應該是必須具備的。首先，從「智」的涵義來說，他表示，現代軍事學理日益精闢，各種科學日益昌明，一個軍事指揮官如果

沒有廣博的學識和精深的專業研究，一旦遇到保國衛民的戰事，就不免會驚慌失措，而要處處受制於敵。所謂廣博的學識與精深的專業研究，具體說來，就是對外能夠通曉敵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文化與民心士氣的概況，了解敵情，掌握敵情；對內熟知古今戰史，精研兵要，知己知彼，進可攻，退也能守，置全軍於可戰可勝之地。

論「仁」，張曉峰引曾國藩的話說：「克己愛人，去偽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悻，由是家人效

其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有了這樣推己及人的仁心，自然能夠贏得部屬的愛戴，友軍的合作，民眾的支持，甚至敵軍的敬畏，這樣的軍隊作起戰來怎能不勝？

戰場決勝，除了有賴於武器、糧秣、運輸、地形、天候等優勢條件以外，就是指揮官的膽氣了。所謂膽氣，大約包括敵情判斷，殲敵決心，應變能力，總結起來就是「勇」。祇是，這裏所謂的「勇」，是以智以仁相乘的「勇」，決非暴虎憑河或玉石俱焚的「勇」。張曉峰將「勇」詮釋為「臨機敢斷，因應得宜」。他說：「

勇敢是從活潑的思想中產生出來的，無成見、無拘束、意志自由，獨來獨往、隨機應變，為目的不擇手段。」也就是說，「智、仁、勇」三達德，就是高深的學問，高尚的道德，自由的思想，創造的精神，兼資文武，執筆執劍同為一人。於戰場為勇士，於書齋為儒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這才是最優秀的統帥。培養這樣的高級軍官和三軍統帥，才是國防教育的重點和目的。

劃設軍區 洞燭機先

中國土地遼闊，地理形勢比較複雜，特別是邊疆地區與內陸之間，因山川阻隔，交通不暢，一旦遇到外患入侵或重大內亂，就會出現首尾不能相互援應的狀態，為了及時掌握情況，弭患亂於初起階段，早在四十七年前，張曉峰就提出設置「軍區」的主張。

依據他的構想，可以將中國劃分成塞北、河套、河西、西域、河隴、關中、秦嶺、巴蜀、金川、西藏、滇黔、兩粵、閩浙、江淮、荊湖、中原、山東、燕晉、關東、松黑等二十個國防區域。茲選擇其中比較形勢突出的幾個區域予以介紹，顯示張曉峰見識的宏遠。

塞外區，塞外之秋在中國歷史上

是最為多事之秋，「南下牧馬」一詞，更代表中國古來最大的邊患，蒙古高原地形峭拔，築城以守，為古代最大的要塞。若稍有閃失，北疆門戶頓失藩籬，中原必為之震盪。歷代莫不視塞北為國家安危之所繫。「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前人皆有共識。

西域區，古時所稱西域三十六國，皆在水草茂盛地帶建城設治，道路所經，沙原千里，氣候寒暑俱烈，清代中興名將左宗棠就曾經在西域戍邊，以「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的識見，強調西域對國防安全的重要。

巴蜀區，四川物阜民殷，古來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自秦漢以來，蜀中賦稅皆居全國之首，抗日戰爭時期，更以物產資源支應軍需民用，獨挑重擔，巴蜀對於西南邊防，就像關中對於西北同樣重要。巴蜀安定，中原可恃為後盾，相與共榮；巴蜀亂

起，中原必為之驚恐，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巴蜀的安危，與國家的興衰，為唇齒相依，不可分離。

閩浙區，近世海上多事，自明代嘉靖年間戚繼光殲倭寇於閩浙沿海以來，先後有英、法、日等國從沿海入侵，然後溯長江西上，直撲京都，因而固守浙江與閩粵海疆，已與北疆邊防同樣重要。

滇黔區，雲、貴高原地勢崎嶇，河流湍急，交通蔽塞，民生窮困，加上種族繁多，宗教信仰互異，時生擾攘，對西南府庫四川隱含威脅。三國時，志在興復漢室的諸葛亮，在興師北伐之前，特別親率孤軍冒五月酷暑渡過瀘水深入不毛，平服孟獲之後，才放心出兵陝甘，與魏軍決戰。民國三十八年秋，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更影響到西南拒共的大計。張曉峰深知西南險要，並懷於歷史教訓，所以主張設立滇黔區，以固國防。

松黑區，張曉峰以東北地廣，遭

受俄人侵佔，民國以來，東鄰日本，北方俄國，屢次犯邊，憂患深重，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民國三十四、五年俄人阻我進入東北行使主權，貽禍深遠，足證白山黑水的防衛不可等閒相視，設區防變，實為國防安全的全要策。

其他各區，或因勢所需，或因地制宜，或基於歷史教訓，或因應國際變局，設區以固國防，皆有其必要性。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他們的國防概念，正與張曉峰的見地不謀而合。一九五四年，中共確立「新軍事體制」，即設立瀋陽、北京、蘭州、濟南、南京、武漢、成都、昆明、廣州、福州「十大軍區」。另設西藏、內蒙古、新疆三個「直屬軍區」。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邊防部隊對印度發動了「自衛還擊戰」；一九六九年三月擊退俄軍侵犯珍寶島；一九七九年二月發動「教訓」越南戰爭，

都是由相關「軍區」調兵出戰，不足，再由鄰近「軍區」支援。現階段海峽風雲驟急，中共為制壓台獨氣焰，南京、廣州與已撤銷又告恢復的福州等三個「軍區」的兵力與裝備均較其他軍區為優，據陳水扁宣稱，沿海地區共有四百九十六枚飛彈瞄準台灣，中共這種攻勢部署，雖然不為台灣人民所願見，但如純就大陸「國防」與「主權」意識而言，卻也可見他們用心之深與決意之堅，若張曉峰今仍健在，想必也會為之感歎。

多讀史書學習前人

千變萬化的世局，無人能夠置身事外，台灣因政黨意識紛歧，政治人物私心太重，將「本土化」目標無限延伸，愚民誤國，導致族群互忌，福國利民的大計欠缺整體思考與經營，識者無不痛心。盡人皆知，台灣資源不豐，人心渙散，武備經不起久戰，國力抵不住消耗，尤以國際形勢不利

於台灣的執拗，稍一不慎，就有玩火自焚的危殆。今後如何自處，以求適存，國人上下應深入思考，謹慎因應。這方面，張曉峰早在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國防研究院講課就已經明確指出，今後國防教育應該在情報戰、知我、知友、知敵、知機方面深入研究，以定行止大計。

在情報戰方面，他強調處理情報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恥下問，不惜以敵為師，力避不實在、不深入、不精進的缺失；知我，就是不斷找出自己的缺點，讓缺點減少至最低限度，以免為敵所乘，禍生於所忽；知友，就是友邦有友邦的困難，有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立場，不可過分倚賴他人，以防噬臍莫及；知敵，就是要以組織、訓練、精神、智慧與敵人比較，取其所長，避其所短，爭取超越敵人，扼制敵人，立於不敗之地；知幾，就是審察入微，洞燭機先，離無入有，化險為夷。對內，須防

止定錯策、走錯路、說錯話，招災引禍；對外，須防認錯人、會錯意、下錯棋、用錯錢，悔恨莫及。

從張曉峰的識見來看今日台灣內政外交決策的混亂，確實已經到了令人扼腕浩歎的地步，如何救舟於未覆之時，救病於未況之前，不僅是政治人物的責任，知識分子尤其應該拿出道德勇氣，為民前鋒，繼張曉峰之說與先賢先烈之志，力挽狂瀾。

祖先不可棄，歷史不可忘，張曉峰一再曉諭國人，多讀史書，學習前人的智慧言行，他說：中國立國幾千年，有一個深刻著明的教訓，就是兵民合一的時代，國家是統一的、強盛的，繁榮的；反之，當兵民分離的時期，國家就會分崩離析，衰弱凋敝，外族入侵，民族流離受盡苦難的黑暗時期，所以兵役制度健全，對國家存亡人民安危關係極為重大，主持國家大政的人，決不可輕予玩忽。像今天有人主張以募兵制取代之有年

行之有效的徵兵制，可能為不智之舉。尤其是處於今日國家多事之秋，一旦任由立法程序改為募兵制，人民畏死畏戰逃避兵役，於法有據，如何共赴國難？

所謂兵民合一的涵義，張曉峰列舉史書所記「宰相之子，徒步戍邊」，人人皆有服兵役的義務，達官貴人與販夫走卒的子弟一律平等，家家有人在營，人人關心國防，國家才能安全。從兵民合一，張曉峰又引伸到文武合一，他說：「文武合一就是『寄軍令於內政，寓將才於學府』，而文武合一教育所造就的將才，就是『儒將風流』。中國歷史上討論兵法的書文千言萬語而不能盡，但其中最精粹的幾句話就是『知兵無他，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果能透過文武合一教育，精通人情，窮究物理，就可以建軍以固國防，建國以行仁政。」今天

可心思詭異以「教改」的「井蛙」意識摧毀國防長城。長堤決於蟻齧，大風起於蘋末，為子孫禍福計，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崇尚儒學身體力行

孫子兵學的主旨，非常著重於政略與戰略的一致，有關統帥的涵養，軍人情操的培育，皆關係建軍的成敗，至於戰略上的攻守、分合、動靜、進退、遠近、緩急、奇正、虛實之道，天時地利之宜，情報間諜之用，對於爭取主動更不可忽視。張曉峰引兵聖孫子的話說：「我不欲戰，雖畫地以守之，敵不致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寥寥數語，已將兵學的出神入化描述得淋漓盡致，千古以來，能夠與孫子見識相匹的，尚不多見。

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是張曉峰敬重的兵學家，推崇諸葛亮不僅深諳兵學的奧妙，也精於實戰，尤以「用兵

之道，攻心為上」在遠征南蠻七擒七縱孟獲時實踐得更為藝術化，為古今中外攻心戰術所獨見的戰例。四川成都「武侯祠」大門兩側有副為清光緒二十八年間，四川鹽茶使趙藩所撰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廢，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副楹聯既頌揚前人知慮忠純，又警惕後人審時度勢，不可剛愎自用，誤己誤人。張曉峰一生盡瘁教育，心繫國防，他在國防研究院主任任內，稟承先總統蔣公意旨，即強調對共黨作戰應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指導原則，所謂「七分政治」，就是著重攻心，黃埔師生能夠以五百支步槍掃滅軍閥完成北伐統一，多半也是得力於攻心戰術的成功。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學說已經建立了「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理念，國父孫中山承孔子思想，也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為建國的

宏旨，張曉峰畢生崇揚儒學，身體力行，在教育部長任內，克服重重艱困，興建「南海學園」，力助清華、中央、交通、輔仁、東吳等大陸名校在台復校；國防研究院主任任內，運籌帷幄，襄贊中樞建立國防體制，落實軍隊國家化；晚年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後升格為中國文化大學，披荊斬棘，筆路藍縷，為中國私人興學創立宏規。任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為人崇尚忠恕，不計毀譽，董顯光在所著「蔣經國傳」一書中，讚揚張曉峰是

誠懇而又賢勞的人，生性爽直、樂觀、積極、為政、為學、為青年、為國家一生盡瘁，所述恰如其行，理當祖念馨香，垂範千古。

昔顏淵推崇他的老師孔子學說博大精深，為人仁至義盡時曾經以：「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以孔子比擬張曉峰，也許並不恰當，但張氏的見識，氣度和真知灼見，確是近代少有人能夠企及的。

聖文 文庫 拾夢 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